

談中日抗戰期間

· 鄭復軒 ·

日機轟炸往事



我是空軍子弟，先父鄭以仁是畢

業於民國二十六年國民黨中央航校（後更名為「空軍官校」）六期轟炸科，剛畢業就遇上中日戰爭，轟炸機部隊駐紮在江西南昌機場，爾後調至河北省張家口，對日軍轟炸立有戰功。

在日軍佔領老家湖北省黃岡縣樊口鎮得勝州鄭家灣之前，先祖父偕同先母與我前往湖南省湘潭縣淦田鎮，先父同學王名泰的老家避難，後日寇攻打長沙，經國軍名將薛岳將軍指揮，大敗日軍，獲得長沙第三次大捷。

後先父奉調四川省成都縣簇橋鎮「空軍軍士學校」擔任飛行教官，因此先祖父領我們離開湖南湘潭，經湘江渡洞庭湖進入長江，一路經湖北宜都上岸進山區探視外祖父、母與大舅父一家約月餘，離開外祖父家後，改乘小火輪穿三峽經重慶，簡稱「渝」為戰時陪都。我們早晨離開後，當日日軍轟炸機即對該市大轟炸，死傷慘重，當時重慶房屋多為木造，經日軍轟炸後重慶燃起熊熊大火，達數日之

久。我們乘戰時特有「木炭汽車」，經過深山險谷九拐十八彎的渝蓉公路（又稱「成渝公路」），終抵成都縣簇橋鎮鄉下。

先父特在毗鄰空軍軍士學校旁的李家大院，租了數間小屋住下，當時約為民國二十八年八月左右，這一住了六年之久，直至抗戰勝利。我要談的往事就是這一段時間，民國三十年到民國三十二年，對日抗戰最艱苦、也是最危急的一段時間，中華民國土

府首都遷移到重慶，稱為「陪都」。當時日本空軍使用較先進的「零式」戰鬥機，可攜一枚炸彈，我空軍早期使用美式「霍克（Hawk）」，爾後使用俄製B-15及B-16型戰鬥機，無論在爬升力、火力及性能都趕不上日本的「零式」戰鬥機。經過重慶大轟炸，我空軍損失慘重，犧牲了許多優秀的飛行員，空中優勢掌握在日本空軍手中。

約在民國三十年間，成都也遭到

大轟炸，我空軍升空攔擊，遭到嚴重損失，以後日機肆無忌憚，耀武揚威，來去自如，每次警報響起，成都附近的機場如：雙流、鳳凰山、新津以及空軍士校的太平寺機場，作戰飛機與教練機紛紛向西康省雅安機場疏散躲避，不作正面對抗。

此階段為飛行健兒最苦悶氣惱的一段時間，當時我就讀「空軍軍士學校附設子弟小學」六年級，每天早上上學前，母親總會在前一天晚上蒸上粗麵饅頭，第二天早晨塞進我的書包，到了學校準會拉警報。導師徐原雄、校長周競生先生領我們班上十三個小蘿蔔頭及其他年級的小朋友，往學校後山附近的樹林裡躲避。

當日機來轟炸成都時，在空軍士校大營門外掛起一紅色燈籠為預行警報，第二個紅燈籠是空襲警報，當第三個紅燈籠掛上是緊急警報，日機已臨空，在頭頂上出現。當掛上白色燈籠代表「解除警報」，在躲警報的時間，我們在樹林裡席地而坐，拿出課本聽老師講課。躲警報一定是從上午到黑夜，可惡的日本飛機每次總是一、兩架在成都附近上空徘徊不去，待油料將盡即換班，另一、兩架飛機繼續在空中飛來飛去，就是不讓警報解除，其目的為癱瘓整個成都地區的工

、商、農業，並使其交通動彈不得。

某日日機三架，編隊在太平寺機場上空耀武揚威，飛行數圈，再於機場輪流「衝場」，一架在跑道中停機，用機槍往機場掃射一陣再起飛，下一架也如法砲製在跑道上掃射一陣再起飛。當第三架日機降落，飛行員竟然離開飛機，急奔至機場訊號旗幟處，取走旗幟，登機起飛離去。如此囂張行徑讓我軍民氣炸肺腑，事後聽聞乃因機場警衛連長接受漢奸的賄賂，禁止士兵開槍，經軍法調查審訊後判刑槍斃。離我們住的李家大院不遠處有一孫家大院約百餘戶人家，範圍不小，被日軍轟炸，房屋燒毀，死亡數十人，甚為淒慘，後聽聞乃因日軍誤認為是空軍士校，所以誤炸了。

民國三十一年美國志願軍援華航空隊，也就是由陳納德將軍所領導的「飛虎隊」，用P-40型戰鬥機與日本零式機進行一場惡鬥，展開了生死戰。零式機的性能與火力速度比P-40型機差多了，因此日機損失慘重，緊跟著我在美受訓空軍健兒陸續返國加入戰鬥，日機再也不敢來了！抗戰勝利前，我空軍使用P-51型野馬式及P-40型戰鬥機與日機相抗衡，還協助陸軍襲擊日軍陣地、後勤補給、彈藥油庫、車隊……，予日

寇地面部隊嚴重打擊。這種躲警報的日子總算結束了，中國空軍總算揚眉吐氣，出了一口惡氣。

中日戰爭持續到民國三十二年，約五年光景直至太平洋戰爭開始，中日戰爭進入一個新的階段，日本停止進攻，改為守勢。民國三十二年五月美軍開始對日展開逐島爭奪戰，逐漸逼近日本本土，美國國防部參謀聯席會議決議，在中、印、緬戰區安插一支重轟炸機隊襲擊日本本土，決定在中國大陸四川省新津機場予以擴建，可做「空中堡壘」重型轟炸機的基地，因此中國政府下令四川省政府招募約二十餘萬，包括：成都附近的溫江、寧夏、郫縣等二十二個鄉的農民、工人，趕工擴建。四川省政府規定，民國三十三年一月十五日開工將新津機場擴建成為亞洲最大的機場，要求跑道長兩千六百米、寬六米、厚一米，擴建面積九千零三十五畝，同時還興建彭山、廣漢和邛崃三個小型備用機場，並限半年內擴建完成。

那時沒有新式重型機具，如：挖土機、碎石機、壓路機、灑水機……，全賴鄉民攜帶自家用的榔頭來敲碎鵝卵石，用鋤頭、鐵鏟、十字鎬來挖土、取土，用竹籬筐挑土，用木桶挑水來澆，用數十人推拉用混泥土做成

的大石滾壓平路面。四川農、工人民全憑一腔愛國熱忱與堅強意志，日以繼夜地趕工，以期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世界上媲美萬里長城的浩瀚偉大工程。

回顧中日八年戰爭，前四年單獨對日，實行「以空間換時間」政策，先立不敗之地；後四年行使「戰爭多元化」策略贏取勝利。

民國三十三年四月二十四日，印度加爾各達一批由美國李梅將軍所轄二十航空總隊，飛來首批B-29型空中堡壘重型轟炸機降落在新津機場。當時中、美重要官員包括陳納德將軍等都來迎接。同年六月十五日B-29型空中堡壘第一次轟炸日本本土，目標是九州市八幡工業區鋼鐵廠，此後又執行佐世堡、鞍山、長崎、蘇門答臘等地轟炸。

當時我因患肺結核病從四川綿陽國立六中二分校休學回家調養，時間應該是民國三十三年七、八月間，每天拂曉時分B-29型空中堡壘從我家房頂上空飛過，轟轟沉沉的發動機聲將我們從夢中驚醒。下午四、五點當我將吃飽的母羊從墳頭草地牽回家時，抬頭總會看到五個頭（四個引擎及坐艙罩）的B-29型空中堡壘。這些龐然大物真讓我開了眼界，一架一架

，前前後後、零零落落地飛回新津機場。那時候在鄉下並不知道炸日本什麼地方，先父自空運中隊返家告知炸日本本土及臺灣等地。

有一次當B-29型機轟炸日本後，飛返新津機場，飛機尚未降落，日本飛機塗上中國國徽偽裝成中國飛機，擬突襲B-29型機；但被美軍識破，以強大火力將其擊退。但有一次當B-29型機出任務返回全部降落時，日本飛機趁著黑夜突襲成功。飛機被炸得火光衝天，我們跑到院外田野中，遠遠看到新津機場方向熊熊的火焰紅了半邊天，可能損失不小。

九月病癒回到綿陽學校後，再也看不到B-29型空中堡壘，這龐然大物的雄偉英姿了。到了民國三十四年暑假回家後，也再沒看到B-29型機。據記載民國三十四年一月八日二十航空總隊下轄各轟炸大隊，開始撤離成都新津機場，轉移到太平洋馬里亞納島，繼續轟炸日本本土任務。民國三十四年五月德國無條件投降，歐洲戰場結束。同年六月二十二日，美軍占領沖繩島，戰火接近日本本土。七月二十六日，中、美、英發表波茲坦宣言，通令日本無條件投降。八月六日，一架B-29型空中堡壘將第一顆原子彈投置在日本廣島，三天後第二

顆原子彈投置在長崎。八月十五日，日本裕仁天皇以廣播「停戰詔書」形式宣布投降，九月二日上午，在東京灣美軍艦米蘇里號上舉行日本投降簽字儀式，簽字儀式後米蘇里號船上空B-29型空中堡壘轟炸機編隊飛臨東京灣上空，顯示美國空軍之強大，給日本人一個下馬威。

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六日由女兒陪同我夫妻到夏威夷遊玩，我們參觀Arizona Memorial並登上米蘇里號軍艦，參觀軍艦內部並攝影留念。

記得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晚上，我放暑假在家，晚上空軍士校突然騷動起來人聲沸騰，呼聲震天，鑼鼓聲、槍聲、軍號聲等齊響，空中紅綠訊號彈、照明彈齊發，閃耀如白晝。院中居民七嘴八舌，紛紛猜測，卻不知發生了什麼事，直至天亮一切聲響才止息。待先父從空運隊趕回來告訴我們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後，全家人與院子裡的鄰居們額手稱慶，歡天喜地。老祖父則撫其鬚鬚，笑容可掬的樣子，並吟起杜甫寫的「聞官兵收復河南河北」的七律，詩云：「劍外忽傳收薊北，初聞涕淚滿衣裳。卻看妻子愁何在，漫卷詩書喜欲狂。白日放歌須縱酒，青春作伴好還鄉。即從巴峽穿巫峽，便下襄陽向洛陽。」

這首詩足以形容我們全家當時之歡樂心情，八年抗戰我們所受的內外創傷與屈辱一掃而光。

我家分兩批復原回老家，第一批由祖父帶領大弟和大妹乘C-46型運輸機，第二批則由先父的空運隊老同志陪同母親、我與二弟，我們先飛抵南京明故宮機場，在南京大飯店住宿一夜，翌日轉機飛漢口王家墩機場，暫住堂兄鄭培根家兩天，最後乘輪船沿長江抵達黃州碼頭，轉回老家「鄭家灣」，大家歡天喜地，全家得以團聚。

回到老家後，度過了三年平靜而幸福的時光，國共內戰又起，國軍失利。民國三十八年端午節隨同父親撤退到湖南衡陽後，我一人從渝（重慶）與蓉（成都）歷經許多曲折驚險後抵達臺灣。祖父、母親與弟、妹們留在武漢，景況淒慘，祖父被鬥槍決，母親與弟、妹們被歸為黑五類掃地出門，母親貧病交迫而逝，弟、妹們亦失學，受盡苦難。

我曾投稿《中華民國的空軍》月刊第八二七期〈追憶由漢經衡、渝、蓉到臺灣流亡歷程〉，文中記載了當年逃亡到臺灣的經過。回憶往事不堪回首，午夜夢迴，令人撫胸嘆息。